



杨丹

汉诗新韵

陈惠芳

领头雁

衡阳有座回雁峰。
衡阳有个刘道衡。
“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
从衡阳到长沙，
从雁城到星城，
一只领头雁，盘旋了十年。
白区，白色恐怖。
中央特科布点，布网。
“仅存硕果”的湖南情报网，
像黑幕中的一颗孤星。
在茫茫人海中，寻觅火种。
在浩浩人脉中，开辟密道。
隐蔽的光，随着余波荡漾。
饥饿时分，抓紧了最后一点口粮。
雁南飞。雁北飞。
南岳七十二峰，在云遮雾罩中坚守。
祝融峰如人。岳麓山如人。
刘道衡有前世，也有今生。

统战英雄

为民族而奔走，
为和平而奔走，
为统一战线而奔走。
刘仲容，一个湖南桃江人，
奔走于大江南北。
台前幕后，片约不断。
立足桂系，是大片。
李宗仁“特使”，从西安到延安，
将抗日救亡的鸿篇写在大地之上。
西安事变，跌宕起伏，
导演、主角、配角，演绎了百般技艺。
周旋桂系，是大片。
白崇禧的“亲信”，从桂林到重庆，
将和平解放的巨著写在大地之上。
矛盾高悬。以此之矛攻彼之盾，
以此之盾防彼之矛。
桃江河水深千尺，
不及仲公爱国情。
是否记得延安凤凰山的“窑洞对”？
是否记得重庆红岩村的“卧底计”？
天下大事，天下走势，
在掌中，在心中，
更在无数默默无闻者的脚步中。

金银铜铁

线上线下，都是风度翩翩。
无名英雄，也是一表人才。
龚饮冰，喝了湘江水的长沙人，
有了大江大河的气度。
他是金。
在北，在哈尔滨，在秘密交通站，
掩护战友出境入境。
在南，在两广，在战火硝烟处，
参与百色起义，创建红军。

一

来到贵州黎平时，正值冬天。满目萧瑟，寒风冻人。可站在古色古香的黎平会议纪念馆内，身是暖的，血是热的，内心是沸腾的。
黎平会议被喻为伟大转折的开端，遵义会议的前奏。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有过许多力挽狂澜的会议和行动。那些衣着简朴、目光坚定的革命者，那支装备简单、一心为民的红军队伍，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时光的流转中，总会有一些足迹被岁月的烟尘所掩盖。”当这个盛夏，穿行于长沙的大街与小巷，站立在沧桑破旧的沈家大屋前，我不禁发出深深的喟叹，并不由自主地，想起远方的黎平。

二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彻底决裂，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转入低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拿起枪杆子，武装保卫革命……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从此，星星之火燎原出蓬勃的红军运动和革命根据地。在这两次著名起义中间，还有两次不可忽视的会议：汉口的八七会议，长沙的沈家大屋会议。
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随后，毛泽东、彭公达受中共中央派遣回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8月12日，毛泽东返湘，随即去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与杨开慧一道调查农民的土地问题。回到长沙后，又与韶山来的农民座谈土地问题，草拟了《土地纲领》。
16日，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中共湖南省委完成了改组任务。18日，会议继续在沈家大屋举行。期间，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会议曾数次转换地点，相继在长沙北门麻园岭苏联领事馆、长沙北门朱家花园等地以不同形式举行。
由于形势危急，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许多问题只能浅谈辄止，沈家大屋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是八七会议的继续和深化，既承上启下，又具突破和引领的作用。

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

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主席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对秋收暴动有着生动的描绘。
《现代汉语词典》中，暴动的释义是：阶级或集团为了破坏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而采取武装行动。

暴动也是个艺术。每个暴动的制造者，对于暴动必须如艺术家一样，要很细心去研究，去组织，去发挥，去赏鉴，然后才能创作出一幅优秀的艺术作品。如果说秋收暴动是一幅美妙的杰作，那么沈家大屋会议就如同艺术家创作前的精细构思，是指导暴动胜利进行的基石。

作为秋收起义的策源地，沈家大屋有足够的资格赢得人们的注目。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就起义力量、起义旗帜、起义区域和土地问题等作了重要发言，为起义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的周密准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均在此肇始，并推动中国共产党最终走上了一条实事求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四

年代的久远，时局的动荡，当年会议的相关史料多已湮没。但循着一些散见记载回溯，我们仍可拼凑出当时的情状。
那时，长沙城的上空布满阴霾，司门口的电线杆上经常悬挂着共产党人的头颅。为了躲避特务的追踪，参会党员们穿着长袍乔装成富家公子，或摇着折扇，或提着鸟笼，从四面八方来到沈家大屋“搓麻将”。打着玩乐的旗号，实则密谋起义大计。

据《古城长沙》记载：“沈家大屋有三栋同样大小的砖木结构，两层五开间的房屋，开会的地方是中间一栋，前面有一空坪，房屋大厅呈八字形，进门两边五厢房，经过一条过厅堂屋，两边各有住房四间。”沈家大屋当时曾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驻地，毛泽东住在左边后排紧靠堂屋的一间，夏明翰、谢觉哉等都在这儿住过。
又据史料记载和走访原沈家大屋翁姓后人，翁瑞容介绍：“长沙市北门外原福寿桥小街的西北方向约80米处……是我父亲翁子全的一幢私房，它叫沈家大屋……也听老人谈过，‘共产党人皆把你家当作秋收起义地’。”

沈家大屋当时的屋主姓翁，至于为何又叫沈家大屋，如今已不得而知。
在长沙“文夕大火”中，沈家大屋损毁严重，

改成了染房。解放后，这里又被改成织布厂，1954年被省仓储公司征用，权属几经变动。1972年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在此处设立了沈家大屋故址纪念碑。
时光荏苒，雨雪风霜，大屋的面貌被侵蚀改造，变形得非常厉害。目前旧址改成了一家饭店和公共厕所，还有一部分成了废品收购站，只遗留一口水井、部分墙壁和基脚。
静默矗立的沈家大屋如同一位耄耋老人，头白了，牙掉了，身形佝偻了，眼睛浑浊了，但最珍贵的记忆，却会一直在心头悸动。她永远不会忘记94年前的那场邂逅，如初恋般清晰纯粹，一眼便是一生啊！

五

黎平有“黎民百姓，平安幸福”之意。翘街，整条街两头高中间低，很像一根扁担。漫步翘街，红军遗迹四处可寻，如红军广场、黎平会议会址及纪念馆等。于熙熙攘攘、烟火红尘之中，令人忆起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岁月，更加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

历史不应被遗忘。因一个会议，人们记住了黎平这个位于黔东南的少数民族边远县。作为沈家大屋会议主会场的沈家大屋，是不是也应该让更多人认识并铭记？铭记曾经有一群青年，在革命前途暗淡的时刻，以大无畏的品格，在这里慷慨陈词，运筹帷幄，挥斥方遒，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当年匆匆的脚步，乔装的面容，激昂的主张，迸溅的思想，是火种，是养料，是中国革命的助推器。党史专家认为，长沙建党时期革命遗址相对较多，但土地革命红色遗址不多，沈家大屋会议旧址因而尤显珍贵。

城市发展的脚步滚滚向前，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沈家大屋这个红色纪念地予以挖掘、保护与传承？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据介绍，长沙市开福区正在华夏路和潘家坪路按规划进行拓改和拆迁，原沈家大屋旧址基本在路幅红线内。这是良机，一旦错失，沈家大屋将终成历史。

值得高兴的是，省委、市委、区委领导高度重视这件事，沈家大屋恢复修缮方案正在积极酝酿中。是原址修复重建？还是在原址上建设红色纪念公园（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和小型纪念馆？有待专家具体论证。

是否可以展望，在不久的将来，长沙市又将增加一处红色打卡地——沈家大屋会议旧址？这是美好的愿景，祈盼早日成真。

搞酒店，开钱庄，办商号，
一心为党，开源节流。
插旗的人，也是阉掉的“客啬”人。
囊中羞涩的父亲，
无力医治重病的孩子。
有多少扎心时分，不可重现。
有多少儿女情长，不会重来。
插旗的人，
将自己插成了一根旗杆。
不摇，不动，不动摇。

且看为人

前有张唯一，后有陈为人。
为了保卫中央文库，
生死接力。
年轻的江华人，
将生命定格在38岁。
曾经有怎样的胆识与体魄？
穿越严寒与封锁，傲立风雪。
重任在肩。
一个精壮的汉子，
熬成了春蚕与蜡炬。
翩翩少年，胸怀大志，且看为人。
热血青年，深入虎穴，且看为人。
从五四运动走来，
从满洲省委走来，
驻守在绝密的深处，
化为绝密的一个章节。
且看为人，
且看隐蔽战线的陈树湘。
后卫的后卫，
没有退路，也不曾退却。
血肉铸就的阵地，
树大根深。

大“象”无形

一头大“象”南下，
一头大“象”还乡。
代号“象”的周竹安，
怀揣秘密使命的地下党，
回到了长沙，回到了湖南。
以湘绣商人的名义，
做一桩特大的“买卖”。
促成湖南和平起义，
好大的一个局，好大的一盘棋！
血与火浸泡的家乡，
要呈现锦绣一样的河山。
隐蔽的地下电台，
是长沙郊区的一颗心脏。
供血，护心。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一个人，一群人，
悄悄地调转了长沙频道。
湘江作证。
饱受战火的土地与人民，
寻觅着和平。
曾经的背面，曾经的阴暗，
转过身来，也有容光焕发的一面。

两小只

邓建华

后院，是物业特别交代过的，谁家使用，就谁家来打理。
看着扯不尽的野草，老陶就有点急。有个邻居建议，你可以请乡下老弟背个喷雾器来，打上一两遍百草枯，不就清清爽爽了？老陶不是没想过，只是他看见草丛里，总有三五只肥嘟嘟的癞蛤蟆，就下不了这个决心。
唉，让这些癞蛤蟆死在自己手里，怎么行呢？只要活着，万一它们哪天吃到天鹅肉了呢？
老陶就到一家杂货店，选了把锋利的镰刀。没办法，还是和野草硬拼算了。乡村出来的，砍柴、打青、割牛草做过那么多年，这个业务还不熟？
星期天一早，老陶就上岗了。有风吹过，满院杂草起伏伏露珠滚落，只有一点“资历”的癞蛤蟆趴在那闭目养神。老陶一脚将它拨开，它一泡尿就撒过来。

老陶骂道，你还成精了啊，惹不起了？信不信我把你给逮住、剖开、晒干、磨粉，送给患癌的黄十万去泡水喝，煎蛋吃？

癞蛤蟆可能是真的听懂了，一转身，就跳走了。老陶一笑，摸支烟点着，准备开镰割草。镰刀刚举起来，老陶突然就僵在那里。

我的天，这是什么？
两小只！两小只……黄鼠狼？它们毛光水滑立着行走，相互攀着肩，眼还四处瞄。不知道它们在找什么宝贝，不知道它们在看什么稀奇，根本无视眼前这个大活人——这个拿一把锋利镰刀、满脸胡茬的五大三粗的老男人。

它们不疾不徐，在老陶的脚边走过去。对，不是溜过去，是走！在一个没有盖好的下水道口，它们保持着嘻嘻哈哈的样子，逗留了片刻，直接就下去了。城里为什么会有它们？听说是乡下好多年都难看见。老陶记得，还是自己八九岁的时候看见过这样的家伙。

那天早上，他到黑狗坡的高岸田去捡田螺，妈妈喊他回家吃饭。他突然看见，抽水渠里有一只这样的精怪在试图跳上来。他听妈妈说过，这家伙是偷鸡高手，还特别记仇。要不你就别打，要打就给打死。他的斗志一下子高涨起来。他拿起湿漉漉的田螺当炮弹，狠狠发起攻击。那精怪被他打得窜起老高，伤痕累累。眼看就可以抓到手了，可刚刚靠近它，它突然爆发出一串串臭屁。那个臭啊，是让人一辈子都不能够忘却的味道。就这样，在老陶还是小小陶的时候，猎物没有逮到，白白损失了一桶子田螺，还被臭了个半死。后来，连身上那套衣服都没法穿了，洗了三五回，臭味像是除不掉。

想不到啊，几十年后，在城市里，居然还能够碰见这些家伙。

老陶再点一支烟。他要好好想一想，刚刚那两小只在想什么？它们从哪来的，往哪里去？是自己先住这里，还是它们先住这里的？

老陶狠狠吸了一口烟。他要好好想一想，刚才为什么没有想法，让它们试试镰刀是否锋利？只是看着它们，从容不迫地走开。它们还会来吗？它们听说过田螺的故事吗？

哦哦，难怪，这里草木树杂，没有见到蛇和老鼠，是因为有它们在？
烟吸完了，老陶没了割草的兴趣。

他慌慌张张地回到屋里，洗手，收拾镰刀。他要再好好想想。

这时候，响起来敲门声。老陶把门打开，两个小孙子欢呼雀跃进来。

星期天，他们到爷爷家来打闹了。两小只相互攀着肩，眼还四处瞄，找寻有什么好东吃，有什么东西好玩。

老陶心一惊，突然就明白了，自己刚才为什么没有挥舞镰刀。

朝中措·里耶古城

邓德林

千年沉睡井泉中，万片简牍重。
明月秦关犹在，风烟何处寻踪？
车辙遁轨，度量衡称，书篆同宗。
穿越时光隧道，古朴依旧如风。

